



沉默的夏虫

□ 鲍安顺

夏虫沉默,如沐笙歌。那是一种美妙感觉,让人心醉,仿佛夏夜梦境,在诗人徐志摩的轻吟歌唱里,心香高起,爱意如潮,牵人心魂。那感觉,在诗歌里,在康桥的波光艳影里,将夏夜写得无以言喻,脉脉情动。那情动,在心灵间,夜色里,犹如天籁,从容放歌,深情歌唱。是呀,多好的诗句呀,夏虫也为我沉默,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

徐志摩是个多情人,他在离别的情思中,在美丽的康桥边,在写夏虫的镜头语言里,我似乎看到了他心灵脉动的忧伤幻影,生命定格的悠然情绪,情感世界的丰富涛声。那充沛的抒情性,落在诗歌里,就像夏虫沉默,已不是自然的尤物了,它是诗人隐喻的生命情思,纯美的心声渴望,放飞的爱情梦想,让人听得无法自拔,心驰神往。

是呀,康桥成为一种影子,是沉默相思的影子,在夏虫的沉默里,演绎成诗意的意境,人生的宁静,圣洁的爱意,让人超然淡泊,物我两忘。这种诗意的沉默,特写的语言,不仅把夏夜点燃,把康桥点燃,把夏虫点燃,也把爱情的真挚和相思,点燃了,成为隽永的歌唱,无比感人的放歌。多少年了,那清新的歌唱,弥散在我的渴望里,让我感知思念的情韵,惬意的从容,心灵眷恋的气象,仿佛夏夜的星月,在天空的一汪清泓里,浩渺无际,沉默无涯。

在夏夜,我无数次聆听夏虫轻唱,那如潮般的嘶鸣声,风起云涌,喧哗流淌,点燃乡思爱意,夜色风情。那夏虫,忽然沉默,那沉默让人也沉默了,那沉默,是今夜的笙箫,无声的更鼓。更多时候,那夏虫在雨天的夏夜,才会真正沉默,雨越大,它愈加沉默。更多夜晚,它们并不沉默,喧嚣是它们的歌唱,它们追赶着夜色宁静,在歌唱的夜色舞台上,星夜兼程,完成歌唱的使命,激情的燃烧。那沉默,是另一种灵魂高度,是常人难以抵达,也只诗人,在浪漫的想

象里,才能够捕捉得到。那是一种抵达,让相思人儿,心尖春风荡漾,喜悦交织,感受着风月沉吟,忧虑情深,诗意朦胧。

老家古镇小巷,很多夜晚,安静得像熟睡婴儿,在母亲的子宫里,祥和沉默,惹人喜爱。那夏虫,在小巷里突然鸣叫,潮涨潮落,一浪接一浪,风起云涌,犹如维塔斯海豚音,好听怪异,内涵丰富。我听见,燥热中的蝉,那气发丹田的嘶鸣,那居高声自远的疯狂气流,那从不吝惜的长叫嗓音,让我无法不感觉到,沉默是金,那是另一种意味。还有夜晚的蟋蟀,这种叫蝈蝈名字的虫儿,鸣叫起来时,追赶着月色宁静,叫得喧嚣,叫得风头正盛。有时,夏虫们,片刻地养精蓄锐,不再鸣叫,那霎时的沉默风度,像演唱之后的沉默,泰然自若,更有深意,引人入胜。那沉默,在夜晚的阴云里,夹杂着黑色深思,并不明亮,也不够深情,却让我一往情深。我想,那不是诗人的夏虫沉默,缺少诗意的抒情,空灵的安装,思想的浪漫,风韵的扑朔迷离,情感的星辉斑斓,却叫得那样亲切,声声入梦。

我曾在夏夜,走在乡村无涯稻田,在蜿蜒的田埂上,听夏夜无边的虫鸣声,搅得我心绪不宁。那夜,我看见一望无际的稻田里,在月色下,有个随风摆动的稻草人,头扎飘荡的红布,像倔强的神灵,让我目光明亮起来。我想,它虽不是夏虫,但它沉默的姿态,在月光下仪态万象,让我预感到生命的某种启示,像沉默的夏虫一样,卷曲成诗性的挺拔,寂然的风情。我还想,记不起那年那月,我在梦境里,走过一个极大的私人花园,抑或是走过一片熟悉的向日葵地,又仿佛一片蔷薇地、月季园、玫瑰圃……那所有的梦境,都是绿地上的美丽景象,都让我遇见一个不同而又相似的花衣,他们像稻草人一样沉默,让我心驰神往。他们的身影,让我聆听夏虫的沉默歌唱,放飞的渴望。

是呀,夏虫也为我沉默,沉默的夏虫,是我的心声歌唱,渴望的爱意追求,灵魂的迷迭风情。那是一种失落的歌唱,恢弘的沉默,是真实的心灵寻找,有着预约的美好期待,高贵庄严,梦想神往。



莫言读书趣事

□ 赵盛基

蜂群起而攻之,把他的脸蜇了,肿得像个发面馒头。

莫言看书常常对书中的人物牵肠挂肚,看着看着,似乎自己也成了书中人。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他借来一本《三家巷》,晚上,借着小油灯的灯光看了个通宵。第二天,上课时,他还没从书中走出来,脑子完全沉浸在书里,听着听着课竟然哭了起来。老师问他:“你怎么哭了?”他说:“区桃死了。”老师明白了,他是看了《三家巷》,为书中人物区桃之死难过了。老师没有批评他,而是纠正说:“区桃,在这里不念区(qu),而是念区(ou)。”

回忆起小时候的事,莫言娓娓道来,像是在拉家常,也像是在讲故事,风趣幽默,让人听起来像是在享受。

著名作家莫言从小就热爱读书,自己没钱买,就借书看。做客《朗读者》时,他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几件读书趣事。

那时,农村没有电,莫言每天晚上点着小煤油灯看书。由于灯光暗,他看得人迷,头离灯头越来越近,结果常常把头发烧着了。他笑呵呵地说:“头发烧焦的味道还不错。”

村里有个人,家里有本《封神演义》,莫言非常想看,就去借。那家有两个与他差不多年龄的孩子,他们对莫言说:“借书可以,但要帮我

们拉磨,拉五圈看一页。”莫言看书心切,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。莫言笑呵呵地说:“那俩小子太坏了,害得我拉五圈看一页,拉五圈看一页,也不知拉了多少个五圈。好在,把书看完了。”

莫言的二哥也是个书迷,非常爱看书,莫言借来的书,必须让他先看,但他借来的书不准莫言看。他把书藏起来,以为莫言找不着,可迫切看书的莫言总是能找到,然后偷偷地看。有一次,二哥又把借来的书藏了起来。趁二哥不在家,莫言就去找,结果,脑袋触碰了马蜂窝,马

老家东院子里有一棵桃树,属于自然生长的那种。因为光照充足,再加上老父亲经常浇水,生长极为迅速,几年下来,竟有碗口粗细了。每年春天,桃花满园,甚是好看。不过,一到秋后采摘桃子,就是另一番情景了。

因为桃树由随便丢弃的桃核长成,长出的桃子,从品质上讲,已经严重退化:不仅结的桃子少,而且小,直到成熟还是浑身一层细毛。最要命的是,成熟特晚。为这,我好几次劝老父亲,干脆把桃树刨掉算了。不仅结不出像样的桃子,还吸取着院子土地里的营养,留着它有啥用。老父亲笑笑:“别急,有用,有大用处呢。”

去年春天,刚开春的一个周末,老父亲拿锯子把桃树枝锯掉了。我很高兴,以为老父亲要锯掉桃树了。可锯掉桃树枝后,父亲便停了下来。随后,老父亲到镇上的果园里走了一遭。回来时,弄了一小捆枝条。我问父亲干啥,父亲说,嫁接。说干就干,不到一个下午的工夫,老父亲便在光秃秃的

桃树主干上嫁接满了枝条。老父亲说,他嫁接的是早熟的甜油桃。“这行吗?”我有点半信半疑。“咋不行,我咨询过镇上的果树技术员,人家还向我打过保票呢。”老父亲一脸的自信。

果不其然,待到桃树萌发后,那些嫁接的枝条全都活了。光秃秃的桃树重新焕发昔日的生机,并且开出了鲜艳的桃花。“这回咱们可以吃到甜脆的油桃了。”我半是打趣地说。“今年就想吃桃子,那可不行。刚刚嫁接的枝条禁不住桃子的坠拽,弄不好还会压断枝条,前功尽弃。”老父亲一脸认真。于是,每每见了嫩绿的小桃子,老父亲总是很小心地摘去。因为桃树主干粗壮,再加上没有了桃子分享营养,那些新嫁接的桃枝可谓长势喜人。一年下来,其树冠的大小几乎和前几年相差无几了。

今年端午放假,我刚进家门,老父亲便急忙把我拉到了东院子里。一时间我惊呆了:眼前的桃树枝繁叶茂,枝叶间尽是红彤彤的大油桃。老父亲说:“这油桃马上就要成熟了,要是嘴

嫁接之美

□ 邓荣河



急的话,也可以吃了。”老父亲边说,边从向阳的那面摘了几颗,顺手在自来水管上冲了冲。我接过一个,还别说,虽然还有点硬,但那种入口即化的甘甜,已经蓄满了油桃的全身。

一时间,我颇有几分感触。假若没有两年前的嫁接,眼前这棵桃树可能早就被劈柴烧了。是嫁接让桃树重获新生,并大放异彩。树木如此,人生依然。普普通通的你我,只要有足够粗壮的目标,然后选对适合自己的嫁接,就一定也有机会让自己的平凡人生出彩。

